

# 地图人生

□黑龙江哈尔滨 邱小平

蓝色的T恤深深地塞进深灰色的裤子里,旧的军用皮带头被擦得铮亮,脚上蹬着绿色的“双星”牌运动鞋。这是当时农村学生的“标配”,肩上蓝白相间的编织袋里,装的家里最好的一床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,客运站不动声色地记录了1996年夏天,还有我16岁的青春。

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进城,出站后的第一件事,是在塞满报刊饮料的售货亭买一份湖北省随州市城区交通图。那张1.5元的地图,是我打量这个城市的眼睛,顺着这个地图,我找到了距离客运站500米远的第二中学,这是我历经10多年苦读才考上的高中。

在随后的几年,这张地图带着我第一次进入公园——随城山公园,第一次见到古老的城墙遗址,在本市最大的购物广场新世纪购物中心,我一次又一次地站上自动扶梯从一楼上到四楼,不时转身看着这个会自己上升的世界。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。

纯真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惆怅,

正如简单总会体现某种悲凉,和同学晏翔聊天,我说还没有坐过火车,没有去过省城。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定定地瞅着我,他家跟前有个大桥,桥上会跑火车,他没事的时候,就在桥边看火车疾驰,那是他的“天堂电影院”。

高二暑假,4个同学策划了去省城武汉的旅行。颇有经济头脑的阿昌说,我们去汉正街买些衬衫牛仔裤回来,没准就把这趟旅程的费用给赚回来了。火车轰隆隆地沿着汉丹线行驶,透过窗户,我看到群山巍峨,天地辽阔,窗外的一切像一个潘多拉魔盒锁住了我的视线。

在汉口火车站,我买了一张武汉地图,地图的背面,密密麻麻地写着各路公交车途经的站点,东湖、磨山、古琴台、阅马场,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似乎天然带有魔力,吸引着我的目光,勾着我的魂魄,以至于后来高考志愿中的每一栏,我都填着武汉的名字。

在武汉上大学期间,这张地图曾陪我步行3个多小时,到新华社

体育场看武汉红金龙的主场比赛,它也曾伴着我到珞珈山、桂子山、南湖,满武汉去找同学蹭饭。我翻烂了4张武汉地图,也让大武汉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

2003年大学毕业去单位报到,火车在北京中转,有5个小时的空闲,下火车的第一件事,我依然是买了一份北京地图。那些以往课本中出现的名词——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、长安街,都出现在眼前这张彩色的地图中。按图索骥,我在北京西客站不远的长安街徜徉,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。通过一张北京市区交通图,与首都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的脚步到过上百个城市,每到一地,我都会买一张地图,用完之后小心地珍藏。后来,在电脑上就可以查电子地图,再后来,智能手机出现,地图软件也随之蓬勃兴起,城市交通图也几乎也失去了市场。而我家里收藏的几十张城市地图,从此成为珍贵的藏品。

## 风动桂花香

□高邮 朱玲

进入八月,鼻间就被一股馥郁的花香缠绕住。哦,是桂花开了。于是,泯在香海中的我,脚步就轻柔了许多。

我和桂花是有缘的。我出生在桂花盛开的时节,外婆说,母亲临产前的那段时光,乡下没有什么好吃的,外婆天天做桂花糕给母亲吃。

外婆家门口长着一棵硕大的桂花树。每到八月,桂花开的时候,外婆就用一根长竹竿打下地的桂花,然后用簸箕轻轻扫起放在瓦盆内,用清水漂洗干净,晾干。把泡了一晚上的大米用石磨磨成浆,与糯米粉、适量鲜桂花同拌,取一个大瓷钵,放点油,将搅拌物均匀摊在钵底,在上面撒上一些桂花,放在锅内隔水蒸半小时,取出,用刀切成斜角状,即可食用。

外婆还会做糖桂花。她做的糖桂花,保存期长,能吃到冬至。冬

至包的大圆子,馅就是这个糖桂花。把一个小瓷坛子洗净,一层桂花、一层白糖地放进去,压实,关键就是在封口之前,滴几滴白酒,这样做出来的糖桂花就能存放多时。

外婆说,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正在苏南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,母亲是在外婆家待产的。那天,接生婆在屋内忙活了一阵子,突然掀门帘出来,扎煞着两只手跟外婆悄声说,是个女伢子。彼时,外婆正捧着一盆细碎的黄艳艳桂花,听了这话,捧着桂花,就进屋来了,风带进了一团醉人的芳香,桂花映亮了整个昏暗的小屋。好啊,女伢子好,我就叫她桂花吧。外婆看着母亲说。母亲笑了,从此,我的小名就叫桂花了。

童年时候,我几乎都是跟着外婆过。在那些缺衣少吃的岁月里,院门前那一棵桂花树,在我们心头,投下最明艳的色彩。桂花开

了,就快有香香的桂花糕吃了。那是一种很香的等待,这样的等待很幸福。

大了,要上学了,我回到了父母身边。那时,我喜欢穿白衬衫,脚蹬白球鞋,经常趁着父母睡午觉时,偷偷地推出父亲的破脚踏车,追着一只蝴蝶满大街地跑,桂花打在我的额头上,我的笑声跌落在青石板铺就的逼仄街道上,搅动了一城的花香。

记得在一个静谧的夜晚,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,屋内听得见桂花飘落的声音。灯下,父亲泡一杯酽酽的自制桂花茶,翻出一本《红楼梦》线装书,闲闲地读着。睡梦中的我,被一阵切切嘈嘈的低语声吵醒。父亲说,给姑娘改个名吧,我看就叫芳吧。

长大后,我理解了父亲的用意,虽然改了名,但父亲对我的美好希望一点没变。因为芳是桂花的魂啊。

## 云起见崇阿

□四川绵阳 高小兰

多年前,家乡开始退耕还林,造林种草、封山绿化。记得那时候,每年三四月时,父母都会带我们来到坡地种树。

不知多年前种下的那一棵棵小树苗长得怎样了?于是,我一个人信步朝那块坡地走去。以前的屋瓦房不见了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洋楼,房屋主色调为黄色,配上红色的漆,屋顶四角分别摆放着白色石头,阳光下绚烂夺目。镂空木制窗户,屋脚处贴上玲珑的石块,灵动的雕花,点缀其中。家家户户门前一个大院子,院子里筑有花坛,种花、种蔬菜,别致有趣。

山前,在树木的掩映下有一眼清泉,泉水曲曲折折,顺流而下,三条大石墩围成一潭。旁边有一块草地,翠色欲流,周围摆放着几条石凳。正值酷暑,可泉水却异常清凉,潭边凉爽无比。大人、小孩在这里乘凉、休憩,水潭里放了些

瓜果、几瓶啤酒,看上去日子悠闲自在。

不远处是一片竹林,这郁郁葱葱的竹林便是家乡的另一道风景。一丛丛翠绿竹子,修长秀丽,绿得耀眼,枝枝叶叶成群结队,相互挤着推着。漫步于生机勃勃的竹林中,看随风轻扬的竹叶,听沙沙的响声,和着蛙声、蝉鸣声,让人感到放松和自在。烈日下,一缕缕阳光透过繁密的竹叶,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影子。竹林中的几簇白色小花在这光与影中煞是好看。难怪苏轼如此钟爱竹子,有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之叹。

循山而上,山路两旁长满了杂草,分布着星星点点的野花,泛着斑斓的色彩。山坡上,种植着大片果树,此时挨挨挤挤的李子,缀满枝头;桃子、苹果红了脸,正向我招手回应。我欣赏着这一路的美景,不觉已走到了这里:当年的小

树苗已长成苍黑的松柏林,庄严而肃穆。旁边是大伯家的柳杉树林。松柏四季常青,夏日更是遮天蔽日,烈日只漏下斑斑点点的日影。穿行在松林里,走在林间小路上,脚下是厚厚的树叶,倍感谧静怡人。

再往前走,便来到山顶。这里平均海拔2千米,远离城市的喧嚣,幽雅恬静,耳畔是徐徐吹佛的清风。偶有清脆的鸟鸣声,以及阵阵蝉鸣声,声声入耳。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山洞,浓密而茂盛的杂草、树木也没法遮掩洞口,阴森神秘,会不会有神仙居住于此?我坐在一块巨石上,极目远眺,群山巍峨,苍劲挺拔,铜墙铁壁般连绵不断地伸向远方。山下的房屋、街道、河流、广阔无垠的农田尽收眼底。我想: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便是这种感觉吧。

云起见崇阿,满眼皆翠绿。

## 秋日茶香

□安徽六安 陈晓锐

立秋过后,山里的茶叶便匆匆地冒出了尖儿。秋茶香味高扬,韵味幽长,比起春茶的浓郁,秋日的茶独有一份清雅。

在落叶遍地的秋日,我与外婆踏着山路,哼着小调,崎岖而上。外婆告诉我,循着香气就能找到茶树。一开始,我只听见伴着泥土的草木香气,又走了几里,我嗅到了若有若无的茶叶清香。顺着山路继续向上,空气中弥漫着的香气愈发醇厚,茶香散落一地。隐约中,我看见了茶树,它斜立在坡上,层层叠叠,秋风一吹,仿佛翠绿的波涛袭来。与山路两旁的枯叶恰恰相反,茶树嫩嫩的新叶肆意生长,被包裹在墨绿的老叶中央,生机勃勃。事不宜迟,我背起竹背篓,急忙跟在了外婆身后。

待行至茶树前,外婆便耐心地教我采茶。“要轻轻地摘,不能伤了芽子。”只见她用手指捻起茶树顶端的叶芽,放进背篓里,轻巧又熟练。我百无聊赖地跟着,胡乱扯下几片叶子,绿色的汁液流淌在手心。捧起几片茶叶凑到鼻尖,清又有些许的湿。阳光透着叶与叶的缝隙落在地上,外婆的汗水也顺着额头流到鼻尖。

“外婆,你累不累哇?”我问。“不累,这茶要抓紧摘,过了时候就不香喽!”外婆笑眯眯地摸了摸

## 九畹溪漂流

□湖北武汉 汤礼春

从宜昌出发,到三峡大坝处过江,然后穿过新桥归城,在崇山峻岭中又开了一个多小时,就到达了漂流地——九畹溪。

我跟着大家领头盔,换了球鞋,穿上了救生衣,拿了划桨,和一个年轻人搭配上了橡皮船,然后被岸边的工作人员一篙撑开,就开始身不由己地漂了起来。

一开始就水流湍急,不用划桨,橡皮船就载着我们冲出好远,不时遇有跌宕起伏的激流,橡皮船晃荡着打着转转的冲了下去,又重重落下深潭,溅起巨大的浪花,十分惊险。同船的年轻人兴奋得大呼小叫,而我却有些紧张,紧紧抓住橡皮船的拉环。

才漂流了十来分钟,我们全身上下都湿透了,橡皮船内也进满了水,我们划到浅滩处,将船上的水倒去,继续漂流起来。有时漂到水浅平缓之处时,橡皮船就搁浅了,这时就有景区专候在此的工作人员帮忙将船推入下一个激流区。

接下来,险象环生,水流落差越来越大,我们的橡皮船像匹野马般根本不听使唤,横冲直闯起来。巨大的浪花一次次向我们泼来,每隔十来分钟,我们的船内就灌满了水,我们就不得不想法将水倒掉。头顶虽是耀眼的太阳,但我们却生出寒意。好在沿漂流之地每隔半里一里,就有山民在溪边叫卖红糖姜茶,让我们喝了御寒。

经过半个小时的漂流,我逐步

我的头说道。

新采的茶叶不需要复杂的加工,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叶芽在一口大锅中不停地翻炒,茶香便在空气中流动着。原本娇嫩的新芽在高温的锤炼下逐渐蜷曲干瘪,颜色也由青转黑,完全看不出原来那鲜嫩如水的姿态。我好奇地问外婆:“为什么要把它们变成这样呢?原本翠绿的嫩芽不更讨人喜欢吗?”外婆笑而不语。

一壶热水沏下,茶绿润染开来。雾气腾上,茶香渐渐弥漫开来,比刚采下的新芽香气更张扬、更浓郁,久久萦绕。我捧起一杯入口,虽苦但细细回味却能尝出水的甘甜,茶香在口腔中弥漫只觉得心旷神怡。

诗人说秋天是悲凉的,是萧瑟的,像一碗清茶泛起一阵阵发苦的思潮。我想他肯定没尝过外婆的茶,外婆的茶回味甘甜,唇齿留香,浸透了劳作的汗水,流动着收获的喜悦。茶香弥漫的秋天,又怎么会感到难过伤怀呢?

如今,每逢闻到茶香,我就会想起外婆采茶时的背影。虽然微微佝偻,却有着岁月沉淀下独有的美丽,就如茶叶一般。一片茶叶、一位老人,我仿佛窥见了生命荣枯的秘密,而生命之美就在于明晰荣枯盛衰自有节拍。

从紧张中舒缓过来,认定虽惊而无险。便大胆漂流起来,遇到落差极大的振荡起伏,浪花扑打得把我们全身裹埋起来时,我也会跟着呐喊起来。

不久后,开始进入了一片深山峡谷之中,我也开始得以平心静气地欣赏两岸的景色。两岸高峰矗立,峭壁千仞,我们恍如进入了小三峡,然这里的水更清,山更险更峻,且郁郁葱葱,不时听见山上猿猴的啼叫,偶还可见山崖壁上嵌有石棺,苍鹰在石棺处盘旋,令人发幽古之思情。

就在这深山峡谷中,两边居然偶有茅舍点缀其中,山民们在溪边摆着烤鱼烤玉米和卤鸡蛋叫卖。虽然这里风景如画,但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却是苛刻的,然而山民们脸上没有一点被大山压迫的痕迹,气色舒朗。

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漂流,我们终于漂到了目的地,九畹溪在这里跳跃着融入了一座大型水库。我们重新穿上救生衣,坐上气垫船,在水库里穿行。在这浩淼的水中又飞行了半个小时,方才弃舟登岸,我们的车就停在这岸边的高坡上。

尽管是在丝毫未想到的情况下漂流九畹溪的,但漂流过后,我为有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漂流感到惊喜,它使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,感受到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力量,感受到生命的激情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3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